



靠窗的那張床

A Bed By The Window

心理成長小說



心靈導師史考特·派克繼《心靈地圖》後又一震撼人心力作

作者◎史考特·派克 (M. Scott Peck, M.D.) 譯者◎李端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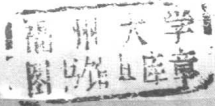
陳秀蓉 (輔仁大學心理系副教授、臨床心理博士) / 游乾桂 (臨床心理師、作家)

蔡詩萍 (作家、聯合晚報總主筆) 共同推薦

1200320750



1200320750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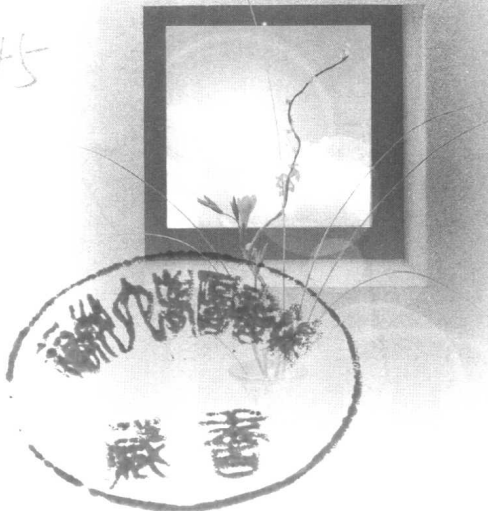
靠窗的那張床

A Bed By The Window

心理成長小說

I712.45

53



作者◎史考特·派克 (M. Scott Peck, M.D.) 譯者◎李端珪



〈序一〉

尋找生命的禮物

游乾桂

任何人，想用短短的一篇文章，推介一本書，都很困難，推介一本小說更是困難重重，但是推介一本有意思的小說，卻令人難以推辭，於是，再怎麼難也得勉為其難的提筆一說，用一種好書讓好朋友分享的心情。

作者哈佛大學及凱斯西方保留大學醫學博士史考克·派克先生，我猜讀者並不陌生，他正是暢銷書《心靈地圖》《超越心靈地圖》、《與心靈對話》的作者，是一位專業的精神科醫生，著書、演講不輟，作品與思想備受推崇，堪稱現代人的精神導師。

如果我沒記錯，派克的作品充滿散文風格的人生哲學，使他有著精神導師的封號，引動讀者由內而外，深深的思考，企圖讓人生命充實，生活愉快；《靠窗的那張床》應該是他的第一本小說，場景的主軸就在一間療養院中，運用謀殺、死亡、追凶等等歷程，嚴肅的檢視人性，這是派克慣常使用的風格，彷彿冷眼旁觀的靜默觀察家，將邪與美德攤開來解剖。

小說便是小說，一般的小說，文學性格強烈，但是派克的小說隱藏著非常私屬的心



理學與宗教家的風格，認真與誠懇的與內心對話，當成織補成長與縫紉信心的手法，充滿蒙太奇效果。

我不想利用少得不能再少的篇幅，浪費時間似的，將這本書的情節敘述一遍，告訴你兩位平凡特殊的人，如何在施與受之間，營造出愛與信任，最後各自改變了命運等等，這本意義深刻的自我覺察的書，理應由你找出一段時間，泡一壺韻味甘醇的茶，在一個天空微藍的午後，一口氣讀完。

內容其實並不重要，更有意思的應該是感受，想想它如何在你禁錮的靈魂中，挑染彩色、美麗、散著光芒的顏料。

我與作者的歷程非常接近，這些年來，開始對生命產生許多反思，把原本在精神病院與心理診所從事臨床諮商與治療的工作停頓，開始一系列心靈反芻的課題，著書與演講成了我的道場，試圖由說與聽之中，理解活著的意義與目的。

禪師說：「人該活在進步中！」意思是說，日日是好日，活在當下，活得美好才不愧為人；與其人生多艱，不如人生多變。

這種體會很有意思，讓人由迷思裡找著生命的光與熱。

我猜，暴力殺戮的安養院，凶手隱伏其中的情節，在我看來，更像一個人心靈裡的本我與超我，良知與邪靈，善與惡，好與壞的爭戰，把潛意識裡沈淪極深的恐懼、黑暗、疑慮、仇恨、驚悚，赤裸裸的提升意識中，敏銳、專業、具有洞察力的心理醫生，其實是冷靜、理性的自我，用它來面對、醫治心靈的脫軌，達到心靈成長的目的。



派克的小說，給人的聯想是全面的，不僅擄獲了人心，更令人陷入深深的反省之中，我從中找著愛與關懷，信任與良知，奇蹟與救贖等等，你找著什麼？

（本文作者為臨床心理師、作家）



〈序二〉

對作者寓意的回應

陳秀蓉

我常覺得電影像是速食餐，在短短兩、三個鐘頭中，可以過足視覺、聲光的絢爛與豐富情節，跟著影片走可以享受許多快感與飽足。可是書籍像是老婆婆的私房菜，越嚼越能啖出它的味道，因為閱讀隨時可以回頭浸淫於文字與自己的對想中，有更長的時間可以沈澱許多感懷與思想。訝異的是本書兼具電影與書籍的雙重效果。不過我得承認，剛開始看到聳動的情節、煽情又時髦的玩意兒，不禁要問步入中年的我適合看嗎？很有意思的是，隨著作者的脈絡在看完幾段之後，漸漸想一直看下去，想去揭示作者的意圖以及作品想要表達的是什麼。

乍看本書點出了人們比較不情願去碰觸的禁忌主題：老年、殘弱、病痛、性、道德、謀殺、死亡；多樣與對立的情節中又有許多不同的人物：警探、心理醫師、安養院長、行政人員、護士、老人患者、能行動者、不能行動者，裝病者、瀕死者；錯綜的劇情，極像意識流般的景象，一幕一幕地出現，開始它製造出懸疑的氣氛，接著隨情節的流變與人物的刻劃，它最終引出的不是深處的私慾，而是深層的反思與情感，讓你想



A Bed By The Window

007

序二

要介入他們的故事，想要一窺故事內的寓意。我想說一說我看完後印象深刻的幾件事與讀者分享，也許你會看到更多更多。

首先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帶我們進入安養院，讓我們看到面臨人生盡頭各種形色的人們，一旦被放置在角落時，會因為不被看重而晦暗無光。文字間述說出「老」也是生命中不可缺席的部分，不應被世人或自己所忽視，他們也應擁有整體的經驗。誠如老子所說：「天下萬物生於有，有生於無。」，亦即一切物類都是由生而壯，由壯而老，由老而死，死後復變化為原質。既然生死是自然運行，為什麼我們對生之事多半深感興趣，也願意據實以對；然而對於老、死的生命情勢卻常常避而遠之。文中人物已經告訴我們、面對老年反而帶給人平靜與安詳，否則憤怒與遺憾隨之而來。因此，老年人不應被限定或標籤化，也應繼續擁有生命的全部，包括愛、尊重、熱情。

另一件印象深刻的是，作者要揭露雖然人不是完美的，可是停格在任何一瞬間，他都有之所以成為他自己背後存有的原因與價值。作者從個人成長的背景及人生歷練的視框，述說包括警官與心理醫師都有不為人道的困境，同樣的住在安養院全身不能動的人，也有能清明地看出事實的優點，四肢健全的人反倒是懵懂閉塞，但卻也可能成長改變。作者提到我們不是審判者，不能斷定誰一定就是失敗者或成功者；這正是老子書上所說：「禍兮福之所依，福兮禍之所伏。」世事沒有一定論，只是莊子在〈人間世篇〉勸人要達觀，才是重要的生命態度，而作者也認為對與錯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認真生活體驗過程，這樣才容易尋到順境與逆境的出口，而真誠對待自己，則能增加面對事物的動



力能量。

此外，作者更看重覺察事情全貌的意義。例如，一位優秀警探依照證據按圖索驥追查嫌犯。然而，正如完形心理學家的主張：部分的總和絕對不等於全體，圖像不代表真相，背景全貌與事情的過程才是真實的基調。如此對映出心理醫師的人性關懷與以個人為中心的整體了解，對個案的成長有顯著不同的影響。但是事情的處理與角色的互動，不是取決於個人的貢獻，生命的進展取決於許多人的付出與努力。如心理醫師發掘真相，拯救一位被誤判為智能障礙的兒童，因為他擁有驚人的智慧只是無法表達；發掘真相是好的，可是對一輩子不能行動的他，在無法提供他身心完整的呵護下，終究被世人給犧牲了。又如有愛心的護士卻不敢與自己的真相共處，結果勇氣與冷靜慢慢使她注足能量突破束縛。又如裝病者從中學會了誠心，選擇尊重自己的意願，也學會讓別人懂得自己……說到此讀者可能會想要把書看完，去體會箇中種種。真的，書中隱藏不少作者的用心與智慧，他將深奧難懂的心理健康的觀念都蘊含在字裡行間了。

（本文作者為輔仁大學心理系副教授；臨床心理博士）



〈序三〉 驚豔

蔡詩萍

小說家常見兩類型，一是專家撈過界，以寫小說傳播專業知識；一是小說家本身很雜學，藉小說體裁揶揄偏狹專業的無知。以《心靈地圖》成為暢銷書作者的史考特·派克，以他的小說新書《靠窗的那張床》，透露了他大有潛力穿梭於兩種類型而優遊自在。專家寫小說，怕的是炫學過頭，少了小說閱讀的喜悅；小說家玩類型玩太兇，讓知識淪為包裝紙。都讓愛讀小說，或愛讀專業的人，若有所失。史考特·派克無疑讓我驚豔，看來，心靈成長的小說天地，必然要增添一位才華洋溢，又有天份的作家了。

（本文作者為作家、聯合晚報總主筆）



二月十二日，星期五。



喬治亞·貝特 (Georgia Bates) 太太坐在旅行車的後座，不大滿意的看著八十三號公路邊在二月間所留下髒髒的殘雪。她的兒子肯尼斯 (Kenneth) 開著車，她的兒媳婦瑪琳 (Marlene) 則坐在前座丈夫的旁邊。道路兩旁極目四望，皆是平坦的中西部農莊，大部分都還留著上次暴風雨的痕跡。以前喬治亞總喜歡想像藏在雪地下的土地，像是孕育著新生命的孕婦似的。不過那都是好幾十年前的事了，現在她早就沒這種心思。

到中途的時候，她打破沉默說：「我又被你們打發回去了。」

肯尼斯發作了。「天啊！媽，你清楚得很，你根本再也沒辦法照顧自己。在家裡只住了兩個禮拜，你便尿溼了所有穿的衣服，也弄溼了公寓裡所有的椅子和沙發。」

「你沒權利這麼對我。」喬治亞沒理他，繼續說下去。

這些話肯尼斯早就聽過了。他的聲音換成有條有理的會計師聲調。「這兩年來我一



直都是你的法定代理人，你可以隨你高興向遺囑認證法院申請更改。那麼過沒幾天法院就會派一位心理醫師來與你面談，然後你和那位心理醫生可以一起去見法官，法官就會做決定。事情就是這樣簡單！」

喬治亞一點兒也沒被騙倒，但是她實在不想再和心理醫生面談了。車子裡又回復平靜，直到十分鐘後抵達了目的地。

那是棟開闊的平房，三側廂房像巨大的爪子般向外延伸開來，雜亂無章的蔓延在柳溪畔的窪地上。建材則是被漆成恐怖咖啡色的灰泥磚，這棟建築每次都讓肯尼斯想起某間不知名的現代工廠。他心裡想，到底是製造什麼的工廠呢？迴車道旁的招牌上寫著：「柳峽長期安養中心」。肯尼斯把車暫停在門口，瑪琳跳出車外打開後座的車門問道：「媽，需要幫忙嗎？」

「我自己可以，謝謝你。」喬治亞冷冷地回答。不過她的確很敏捷地爬出車來，跟在瑪琳的後面走進大廳。肯尼斯則去停車。

左邊是行政中心。瑪琳去找接待人員，對方負責開門並通知他們到了。然後她走過去另一邊的接待室。喬治亞早已經坐好了，瑪琳走過去坐在她旁邊。一會兒她想想還是坐到對面的沙發去比較好。肯尼斯走進來後坐在妻子身旁。沉默的氣氛很凝重。

等人的時候，喬治亞偶然往下瞧見她的膝蓋，看見有一隻手放在上面。手很瘦，皮膚起皺，上面重疊錯落著斑點，每個斑點都有自己的故事似的。血管看起來則像是彎彎曲曲的藍色長線。「這是一隻老女人的手。」喬治亞想。她突然感到一陣恐慌，趕緊把



手抖掉，恐慌平息下來。「不知道那是誰的手？」她默默的想著。

羅貝塔·麥亞頓 (Roberta McAdams) 小姐走進來後打破沉默。「早安，貝特先生、太太！」她熱誠的問候。「早安，喬治亞！歡迎你回來柳峽。」

喬治亞哼了一聲。「冰塊夫人！」她對自己說。喬治亞不喜歡副院長麥亞頓小姐。她是個苗條的女人，約三十出頭，頭髮深色向後梳。整個人給人的感覺乾淨俐落、有效率，有如機械般精準。

麥亞頓小姐直接切入正題。「喬治亞，我們沒辦法給你原來那間房間。」她說，「不過我們還是會把你安排住在C側病房，這樣你會覺得好像回到家那樣舒適。我和我的小孩處理入院事宜時，要不要我叫一位助理來帶你去房間？」

「不用了，謝謝。」喬治亞堅決的說，聽起來如同麥亞頓小姐那樣行事果斷。「我很樂意加入討論你們所謂的入院事宜。我可不想讓你們在我背後說我壞話，就像上次我入院時那樣。此外，我認為我的兒子應該帶我去房間，看看他要把我丟在什麼樣的地方，這樣才公平。」

麥亞頓小姐給了肯尼斯和瑪琳一個同情的表情。她說：「那你們全跟我一起進來吧。」就陪著他們穿過會客室到行政中心去。行政中心是個繁忙的地方，三位秘書飛快地打著字；一位使用著文字處理機；一架電腦印表機自動發出嗶剝聲。他們跟著麥亞頓小姐到她的辦公室，她示意他們坐在辦公桌前的椅子，自己則迅速展開工作，打開電腦，鍵入適當的指令。她眼睛看著螢幕、精神奕奕地問道：「告訴我這次再度入院的原



困。」

喬治亞沉默的坐著，而肯尼斯則先發言：「母親三個星期前從這兒回家後，就又開始失禁。」他小心的把注意力移到麥亞頓小姐身上。「不論瑪琳如何清洗，房子的那一邊總是充滿臭味。瑪琳要幫我母親換衣服，而媽自己也說因為尿液她開始長褥瘡了。很顯然的，我們帶她回家是個錯誤。所以我打電話給西蒙頓太太（Mrs. Simonton），她說你會讓她再回來。這就是為什麼只過了二十天之後，我們又到這兒來的原因。」

麥亞頓小姐繼續不斷地打字。瑪琳察覺到丈夫談論她婆婆的事，好像她人不在場的樣子，這樣讓她覺得不大舒服。同時她心裡也想起許多其他的事：許多難以描述的失敗所引發的罪惡感；從此不用再洗衣服和床單、不用每天用吸塵器清理屋子的解脫感；尤其是困惑感。為什麼喬治亞無法控制她的膀胱？也許她其實有能力控制？為什麼聖誕節後一進入柳峽時，她馬上就恢復正常？然而她在柳峽時卻不高興，讓他們覺得不帶她回家不行。然而回家後又到底為什麼她立刻就失去控制？瑪琳看了看肯尼斯，她知道他個性雖然堅忍不拔，卻也正為相同的問題掙扎著。

麥亞頓小姐似乎緊盯著電腦螢幕，沒有抬眼看他們就解釋說：「我也知道這次是再度入院，但是程序要求，我還是得再重新問過一遍資料。我看看，你母親幾歲了？」

「七十六。」肯尼斯回答。

直到前一刻喬治亞還一直沉迷於幻想裡，不過現在她忽然專心起來。「三十七歲。」她聲明。



「什麼？」麥亞頓小姐問她，抬起頭望著喬治亞，好像她是一位毫不講理的搗亂者似的。

「三十七！」喬治亞再重複一次。「我說我三十七歲。」

麥亞頓小姐努力擠出一抹理解的微笑，然後回鍵盤上打入「七十六」。接著繼續填其餘的表格：喬治亞的生日、婚姻狀況、子女數量、喪偶時間、住院記錄、生理疾病、用藥記錄、財務狀況、保險資料。喬治亞不想再聽下去了。然而，肯尼斯能精準的回答麥亞頓小姐沒完沒了的問題，她著實覺得印象深刻。肯尼斯不只是一位會計師，也是一位成功的系統分析師。雖然喬治亞覺得他們現在所討論的事毫無道理，她卻為自己的兒子深感光榮。他非常成功！就此類事而言，她有兩個年紀較輕的孩子；一個兒子是牙醫，一個女兒現在已經是副校長。這些代表她，喬治亞，非常成功。龍生龍嘛！她已經盡了職責。現在，感謝天，一切都結束了。

入院事宜也辦理結束了。麥亞頓小姐帶他們回去會客室。

「你們需要一個助理嗎？」她問道。

「我想不用。」肯尼斯回答。「我們現在應該知道路了。」

麥亞頓小姐則轉身大步走回行政中心去。

「我要去拿行李。」肯尼斯說完便把他母親和太太單獨留在會客室。兩個女人則盡量不看對方。過一會兒，瑪琳對於做這種傻事而感到羞愧：「我很抱歉，媽。」她溫柔的說。「我知道你對這一切很生氣。」



「如果你真覺得抱歉，就不會這麼做。」喬治亞吼回去。

「我盡力了，媽，我真的盡力了。」瑪琳絕望的嘆息著。

肯尼斯提著兩個行李箱回來，三個人沉默地朝C病房前進。不論他剛才說得多肯定，其實他從來搞不清楚方向，朝向四面八方蔓延的建築物讓他想到飛機場：每一側的廂房看起來都一樣。每一棟都有自己的代表顏色：就他記憶所及，C廂是橘色，不過走廊上的日光燈沖淡了色調，所以很難分辨到底是什麼顏色。只有當臥室的門開啓時，陽光才會照進大廳裡。地上鋪著地毯，到處都是一塵不染的。他們再一次穿過會客室，隱隱的尿騷味瀰漫各處，讓人不得不注意到。不過他知道，這種地方本來就是這個樣兒。柳峽已經符合安養院的最高水準了。

走到走廊中間，他們遇到一位老太太，坐在輪椅上伸出手來抓肯尼斯的袖子。她抱怨的問：「你有沒有看到我的錢包？」「你知道他們把我的錢包怎麼了？有人偷了我的錢包。我的醫生在哪裡？我要見我的醫生。他們不讓我看我的醫生。」肯尼斯非常困難的抽開身。

一會兒當他們走近護理站，看到海瑟（Heather）發光的臉龐，彷彿幽暗中的一縷亮光，讓他覺得好過多了。肯尼斯很高興海瑟今早當班，否則這天早上真會非常難過。C病房所有有照臨床護士（LPN, Licensed practical nurses）中，他最喜歡她。所有有關她的一切都變得很溫柔。她有著柔和且圓潤的年輕臉龐，皮膚很細嫩——看來不會超過二十五歲——與她柔黑的秀髮非常相稱。「早，海瑟。」他微笑著愉快地說。